

# 黃埔軍校回憶

柳元麟

## ——紀念校長 蔣公九十誕辰暨畢業五十週年

### 熱血青年嚮往黃埔

中華民國十三年冬，直系軍閥吳佩孚，因馮玉祥之倒戈，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擊敗，賄選總統曹錕被囚，北洋政府垮台。總理孫中山先生應各方電請，於十一月十日離粵北上。發表「北上宣言」，其中有謂「國民革命之目的，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，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……蓋以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主義爲基本……對外政策：一方在取銷不平等之條約及特權……對內政策……使國家統一……，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……」，那年我十七歲，在上海工讀，讀了宣言，頗受感動，於是嚮往革命，開始研讀三民主義及各國革命史。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，全國悲悼，我哀傷之餘，益堅革命志願。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「五卅」慘案，目睹英警逞兇，殘殺同胞，深受刺激，乃決志參加革命，獻身報國。適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在上海招生，我請黨

國先進李菊廬、文公直兩先生介紹，向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執行部報名投考黃埔軍校，經初試錄取，領到入校證書，乃回慈谿故鄉，辭別父母。

民國十四年，我十八歲。十月初，離開故鄉經上海至廣東，進黃埔軍校，十一月初，經覆試及格，編在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團第一營第一連，團長張治中，營長陳復，連長丁虎，駐會家祠。由營黨代表監督入黨。十五年元月，學校改組，舉行升學考試，全連九十九人，考升者爲我和曹天戈，胡振國等七人。二月入校，編在第四期步兵第一團第三營第八連，團長又是張治中，營長蕭鍾鈺，連長伍誠仁，駐校本部。同連有徐憲臣（後陣亡，其妹徐曙明後與我結婚）徐志道等同學，現時僅徐志道兄與我在台。

校長 蔣公對我們第四期同學，除每星期一親自主持紀念週及訓話外，常集合我們在校本部大花廳作特別訓話，並分次親自點名，常時巡視

教室、寢室、飯廳、廁所，對同學的生活極爲關注。我們於八月間移駐廣州沙河營房，十月初在東校場行畢業典禮，分發離校。

我在黃埔軍校爲期約一年，蒙 校長蔣公及各級師長，諄諄教誨，增進了革命知識，鍛鍊成革命軍人，黃埔精神予我影響最深，爲我終生奉以自惕自勵的準則。

### 蔣公東征歸來訓話

國父逝世前後，蔣公率「黃埔學生軍」東掃蕩陳逆炯明，大獲全勝。報章宣揚，蔣公威名，開始傳播全國。其後殲滅楊希閔、劉震寰部，又二次東征，肅清殘逆，統一廣東，於是蔣公赫赫威名，已舉世讚揚。我在未入校前早就崇拜已久，進校兩月，雖得瞻仰玉照，却尚未親聆教誨。因蔣公駐節潮汕，尙未返校。十四年除夕，蔣公始由汕頭返校，因忙着參加十五年元旦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。故

無暇對學生訓話。

十五年元月上旬某日，我們集合在黃埔軍校大操場，計入伍生第三團徒手新生約一千人，第一第二兩團，因外調服勤務未參加。我們不知道什麼事，以為是平常集合訓練，後由團長張治中宣示，才知道。校長蔣公即將親臨訓話。團長訓示我們注意事項，特別要我們練習敬禮及目迎目送的動作。那天，天氣晴朗，我們在練習敬禮動作中，聽到團長喊「立正」口令，繼之聽到報告人數，未幾，校長 蔣公由許多長官陪侍，作非

正式閱兵，在每列隊伍前仔細校閱，我們舉手敬禮目迎目送。蔣公那時才三十九歲，尚未留鬚，目光炯炯，精神奕奕，在威武中帶着慈祥神態。校閱畢，蔣公介紹一位身材微胖，蓄八字鬚，貌似忠厚的長官，蔣公說：「這位是本校新任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，方部長是本校長在日求學時的老師，學問道德都有高深的修養，現在請他來當你們入伍生部的部長，你們一定要好好的聽從教導，養成吃苦耐勞的革命精神，成為救國救民的革命軍人……」聲音剛中有柔，語氣堅毅懇切，恭聆訓誨後，



本文作者柳元麟將軍民國十五年十九歲黃埔軍校畢業時留影。

自然地更感崇敬愛戴。接着方鼎英部長簡單的說了幾句話，隨着 蔣公離場。全部時間很短促，似乎是 蔣公臨時抽暇所決定。

「入伍生部」是學校新設置，方鼎英以後不聞有人繼任，蔣公對方鼎英以師禮相待，在百忙中抽暇親自為方到任作佈達，以後且升方為軍校教育長（四、五、六期）。北伐成功後，又任方為十三

軍軍長，軍團司令等職，不意方鼎英竟於十八年參加叛亂集團，二十二年又參加閩變，自絕黨國。大陸陷匪後，不知所終。

### 中山艦事變的前後

民國十五年元旦，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，繼續執行容共政策——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，共同致力國民革命工作。但共產黨却別有企圖，陰謀奪取國民黨領導權，把持革命武力，為欲達此陰謀，首先必須排除 蔣公。於是發生中山艦事變，意圖劫持 蔣公，強迫離開黃埔，載赴海參威。那天——三月二十日星期六，我們照常出操上課，對於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故，一點也不知道。次（二十一）日是星期日，照校中慣例，星期日檢查內務後放假三分之一，乘船赴廣州遊覽。那天却例外的集合我們全團學生，在校本部大花廳，由團長張治中講述校史，整整講了三小時才完畢，並告誡我們解散後只能在校內休息，不准外出校門，隨時準備集合。我們不明真相，但覺得必然發生了什麼事故。原來外面正在戒嚴，晚間我們又集合在大花廳而且第二團及特科同學也都參加了，情況非常嚴肅。未幾，蔣公率領許多長官，包含教育長鄧演達在內，蒞校訓話，蔣公說：

「……當三月二十日前二天，即三月十八日那天夜晚，無緣無故，開兩艘兵艦到黃埔來。一艘是中山艦，另外還有一艘是寶璧艦，這兩艘是廣東最大的兵艦，當時我（蔣公自稱）不曉得牠已經開到黃埔來了。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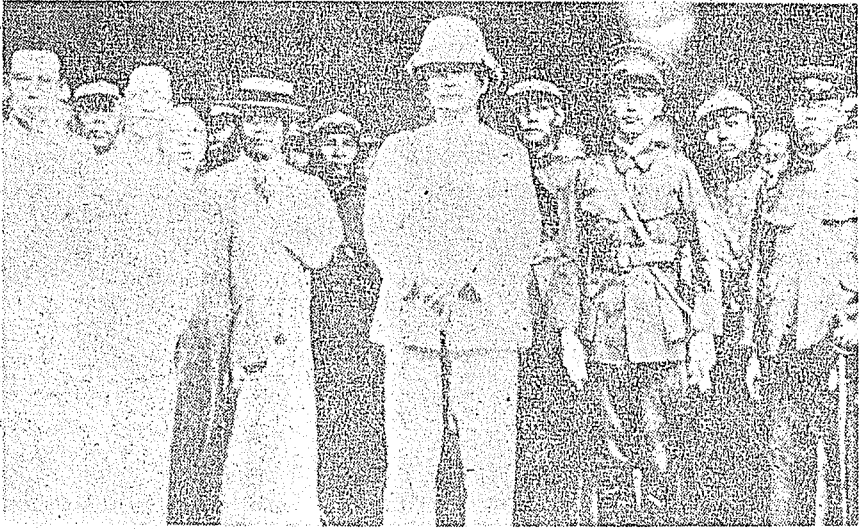
。影留時務校察視長校校學官軍軍陸埔黃任公蔣 統總

了第二天，即十九日，有一同志——他的名字，不能宣佈，起初見面時，就問我黃埔去不去。我說今天要回去的。後來離別他之後，到了九點到十點鐘模樣，那同志又打電話來問我，黃埔什麼時候去。如此繼續打了三次電話來問我。打第二次時我還不覺得什麼，直到第三次來問我的時候，我覺得有些稀奇，為什麼那同志，今天總是急急的來問我去不去呢？如果沒有緣故，那同志從來沒這樣子來問的。第三次我回答說：今天去不去，還沒有一定。他是曉得我不

去黃埔了。後來不到一點鐘的時候，李之龍（第一期學生共產黨員）就打電話來問我，說他要調中山艦回省城，預備給參觀團參觀……我很奇怪，為什麼沒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去，而他要開回來，為什麼又要來問我，因為從來開艦，沒有來問過我的。……等到中山艦回省城之後，應該沒事情，就應熄火，但他升火升了一夜，還不熄火，形同戒嚴。中山艦到了黃埔，因為我不回黃埔，我在省裏，他就開回來省城，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艦鎮懾，一面喊李之龍來訊問，因為他是代理海軍局長，不能不負責任。這就是當時的情形，其餘的話還不能發表。總之，現在的事情還沒有十分明白，我亦不願十分追究。至於有人說季山嘉（俄顧問 Kizank）陰謀預定是日待我由省城回黃埔途中，要想劫我到中山艦上，強迫我去海參威的話，我也不能完全相信，不過有這麼一回事就是了。但如果真有這事情的話，我想李之龍本人，亦是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，不過是執行他人的命令而已。……對於這件事情，我處境實在覺得困難，好像家裏子弟不僅要謀害他的父兄，而且要出賣他的父兄一樣，有這樣樣的事情出來，做家長的簡直慚愧極了！……」

這是事變後次晚 蔣公對我們的訓話，對於事變內情尚有若干保留。三十年後——民國四十五年 蔣公手著「蘇俄在中國」，則證實季山嘉和共產黨確有劫持 蔣公離粵的陰謀。又據桂崇

基著，沈世平譯的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」的序文中「……即以中山艦事變而論，原來計劃本欲劫持 蔣校長赴俄。其一次面詢，三次電話



國父主持黃埔陸軍官校開學典禮後與蔣校長介公(右二)及譚延闓(左三)、胡漢民(左二)等合影。

問 蔣校長行止者，究為何人， 蔣校長從未宣佈，久久成爲疑案。著者乃從當時担任 蔣校長之機要祕書陳立夫口中，得悉實爲汪兆銘之妻陳璧君所爲，代接三次電話者即爲陳立夫。由此亦足證汪兆銘日後成爲賣國漢奸，絕非偶然。事變後數日，學校發佈「教育長鄧演達調潮州分校教育長」(未到職)「任命何應欽兼任本校教育長，未到職前，由方鼎英代理」。此外若干共產黨政治教官，如惲代英、高語罕等也先後離校，但政治部主任熊雄未調，表面上似乎事變已經過去，一切恢復正常。

### 處理跨黨同學經過

在中山艦事變後，校中除了更動高級人事外，並解散共產黨——跨黨份子所操縱的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，和相對立的「孫文主義學會」兩個團體(我均未參加)，從而開始籌組「黃埔同學會」以團結同學，在本黨中央，則由 蔣公及譚延闓等九人，向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(五月十五日開會)提出「整理黨務案」要點九項：

- 一、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……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，不得加以懷疑及批評。
- 二、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，各該黨應將其加入本黨黨員名冊，交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。
- 三、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，在高級黨部(中央、省、市)任執行委員時，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總數三分之一。

四、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，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。

五、凡屬於國民黨籍者，不得在黨部許可以外，有任何名義召集之黨務會議。

六、凡屬於國民黨籍者，非得有最高黨部之許可，不得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與行動。

七、對於加入本黨之他黨黨員，各該黨所發之一切訓令，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……

八、本黨黨員未受准予脫黨以前，不得加入其他黨籍。如既脫本黨黨籍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。

九、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，應立即取消其黨籍，或依其所犯之程度，加以懲罰。

以上所提「整理黨務案」，雖經中央二屆二次全會通過，並改組中央黨部，但因國共兩黨聯席會議，共黨遲遲未提出三人代表名單，故所列各項皆未實施。

六月五日，國民政府任 蔣公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準備出師北伐。六月下旬某日，蔣公集合我們第四期學生在校本部大花廳訓話，其要旨爲：

「一、我(蔣公自稱)向中央二次全會提出『整理黨務案』九項，完全基於國民革命的利益，期望兩黨開誠合作，但因兩黨聯席會議，遲未召開，致該案未實施。

「二、現在我即將率師北伐，不能等待中央全面實施，但在我所主持的本校內，我一定



民國五十年黃埔四期在台同學本文作者柳元麟（右一）劉玉璋（右二）關漢騫（右三）羅列（左三）李彌（左二）龍次雲（左一）歡宴于院長右任（中）時合影。

要實行，尤其是第二項「他黨黨員加入本黨之名冊」，第八項「本黨黨員未受准予脫黨以前，不得加入其他黨籍」。必須先實行。

「三、簡言之：一個人只能有一個黨籍，不允許有跨黨的兩個黨籍，這是一個黨員最起碼應該遵守的黨德。如果有兩個黨籍，如果兩個黨的政策有衝突，你將如何適從？如果忠於甲黨，那就背叛了乙黨，反之亦然。

「四、所以我要從我學校內的學生先開始，就是要你們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，或做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，兩者必須選擇一個，絕不容許有兩個黨籍的跨黨學生。

「五、這件事，必須由你們自己選擇，如果你現在是有兩個黨籍，那末你必須脫離一個黨，不管你是國民黨，或是共產黨，都是我的學生，只要能做一個純粹忠實的黨員，共同為國民革命而努力，不管你是那一個黨，都是我的好學生，在法律範圍內我決不有所歧視。

「六、這件事，限一個星期內，把你們的決定造好名冊報上來，不得遲誤。」

蔣公訓話後不久，有一天晚間我們在課室自修時間，連上長官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像選舉票的紙條，要我們填寫黨籍和姓名，當場彙集收去，每人只知道自己的黨籍而不知他人的情況，直到日後全連開本黨小組會議的時候——以連為本黨小組單位，每週開會一次，才知道我們第八連有

十幾個同學選擇共產黨而退出國民黨，既然已退出國民黨，所以這十個同學，就不再參加本黨小組會議。據說各連都在十個左右，也就是說：全校有百分之十是共產黨員，我鄰座而友情很好的伍中豪同學，竟也是共產黨員，據聞他以後在江西曾任匪軍第九軍軍長，在西竄以前被殺。所以第四期同學的共產黨員，包含林彪在內，在學校時就已暴露身份了。

### 誓師大典一番盛況

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，星期五，蔣公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並舉行誓師北伐大典在廣州市東校場舉行。那天清晨，我們就全副武裝在黃埔乘船，所謂船是由一艘小火輪，拖着三條大花艇，每條花艇乘一個排，我們四期學生兩個步兵團和特科，約共需二十艘小火輪，拖着約六十條大花艇，浩浩蕩蕩的駛往廣州，平常約需一小時，那天大概因為退潮，或是因為帶武器而加重船身，所以行進特別慢。到了廣州天字碼頭，我們登岸整頓隊伍後，就一口氣跑步跑到距碼頭約十公里的東校場，參加北伐誓師大典。

典禮台是用竹木臨時搭建的，位於場中央，參加的除我們軍校學生外，有軍隊、有農、工、商、學等民衆團體約五萬人，旌旗飄揚，鑼鼓喧天，還有唱歌、呼口號，真是熱烈又熱鬧。

典禮開始，由吳稚暉先生授印授旗、閱兵、訓話，當年還沒有電化擴音設備，對廣大羣衆演講是很吃力的，可是蔣公用宏亮的聲音訓話，全場肅靜恭聽，訓話大意謂：



「……此次北伐，完全因為受了帝國主義軍閥包圍壓迫，不得已而出師……爲要完成總理遺志，洗滌我們的恥辱，必須大家一致努力……祇有大家能下決心，一致努力，同着本總司令向前奮鬥……所以大家必要犧牲個人意見，堅固團結，爲中國爭獨立自由，非達到此目的不止，祇有如此，才無愧爲 總理的信徒，革命的軍人……」。

典禮在高呼「國民革命成功萬歲」聲中結束。我們也返回黃埔本校。

不久在校報上刊載 蔣公已率師離粵北上。又不久，我們移駐廣州沙河營房，兼負廣州警備任務。十月四日，我們在 蔣公誓師北伐的東校場，舉行畢業典禮。結束了學生生活，開始追隨蔣公爲國民革命而奮鬥前進！

### 我所知的黃埔精神

如果有人問我：在黃埔軍校一年，學到些甚麼？有甚麼心得？我將毫不遲疑的回答：學得了「黃埔精神」。

何謂「黃埔精神」？校長 蔣公在四十八年主持軍校三十五週年校慶紀念會時曾訓示說：「所謂『黃埔精神』是什麼？黃埔精神就是『犧牲的精神』、『團結的精神』和『負責的精神』，這三者乃是相互關連，綜合成爲整個的革命精神，就是有思想、有組織、有紀律、有領導中心，而又能百折不回，奮鬥到底的革命精神。……」

蔣公對黃埔精神的涵義，有最詳細而精闢的訓示，詳見 蔣公言論集。

以下再就筆者在軍校體會的心得，加以申述：

我以為「黃埔精神」是「革命人生觀」和「革命武力觀」融合貫通而發揚光大的革命精神。

蔣公在黃埔第一次訓話：在「軍校的使命與革命的人生」講詞中說：

「我們生活的目的，不單是顧着自己一個人的，我們的生活，是爲增進全人類的生活而生活的……我們軍人的職分，只有一個生死的「死」字，我們軍人的目的，亦只有一個死字……方才說的人生觀，以本校長個人的觀念，得了兩句斷語，就是『生活的目的，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；生命的意義，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。』請各位要記住這兩句話……」。

黃埔軍校校本部大花廳，掛着：「介石同志撰句，張人傑敬書」的兩幅前題 蔣公所撰名聯。我從進校到離校，經常體會名聯的深刻意義，而奉爲我的革命人生觀。

至於「革命武力觀」，就是民國十三年總理「北上宣言」；也是促成我入黨從軍，參加革命的主要動力。「宣言」說：「……今日以後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，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相結合之現象，永絕迹於國內。其代之而興之現象，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，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。國民革命，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……」。

校長 蔣公在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誓師北伐對全國宣言會謂：「……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，以爲人民之軍隊，進而要求全國人民

共負革命之責任。」

國民革命軍具有犧牲、奮鬥、團結、負責的「黃埔精神」，所以在東征、北伐各戰役中，能發揮「以一敵百」，百戰百勝的輝煌戰果，而統一廣東，統一中華民國，擊敗日本帝國主義者。

所以，今日在自由基地台灣，欲謀消滅共匪，光復大陸；除努力經濟建設，改善人民生活，更新國軍裝備，增強軍事設施外，必須加強政治作戰，培養革命熱情，促進軍民一體，萬衆一心，發揚黃埔精神，始克成功。

### 黃埔校歌一頁往事

本文寫完後，讀到中外雜誌九月號，載有陳祖康先生「怒潮澎湃話黃埔」一文，其中有一段「撰寫黃埔校歌經過」他說：「國民革命軍奠定武漢後，捷報頻傳，後方廣州的革命同志在萬衆歡騰中更加興奮努力，尤以黃埔軍校的員生……當時軍校還沒有校歌。有一天，熊披素說：『到現在，五期已開學了，學校萬事俱備，惟校歌尚付缺如，似乎有些說不過去。政治部方面大家都認爲你對詩歌獨具專長，要你撰寫一篇校歌的歌詞，請你立即動筆』我被這一頂高帽子罩在頭上，無從推辭，即請音樂教官林慶梧（福州人）前來商談了一個格調的輪廓。我便寫了一首歌詞原文如下：『怒潮澎湃，黨旗飛舞，這是革命的黃埔——主義須貫徹，紀律莫放鬆，預備做奮鬥的先鋒！打條血路，引導被壓迫的民衆！攜着手，向前行，路不遠，莫要驚！親愛精誠，繼續永守。發揚吾校精神，發揚吾校精神！』歌詞撰妥後

便交給音樂教官林慶梧去製譜」。

以上陳先生所述，確是實情，我從十四年十一月進校入伍，到十五年十月四日畢業，在校中從來沒有唱過校歌。只有唱「打倒列強，除軍閥，國民革命成功，齊歡唱」的國民革命歌。直到行畢業禮那天，我們在廣州東校場，先舉行閱兵及分列式，然後變成講話隊形，等待行畢業典禮。這時候忽然有人散發印刷品兩件！一是用「黃埔各期同學代表會」名義攻訐黃埔同學會負責人曾擴情、揚引之把持會務，要求撤換。我當時雖年輕，不懂政治詭計，但也能一目瞭然，知道這是共產黨跨黨份子假借偽造的宣傳品，目的在挑撥離間，分化同學，破壞團結。另一件，就是「

怒潮澎湃」的校歌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首校歌

。說也奇怪，我們畢業典禮程序中，居然有唱「校歌」這一項，當時聽樂隊演奏，倒也很雄壯，可是台下唱的却是一團糟，幸好那時沒有錄樂設備，所以事後就都遺忘了，這是我第一次唱校歌

民國五十年我由滇緬邊區撤軍來台後，恭讀校長「蔣公「黃埔精神」訓詞，其中有「親愛精誠的校訓，亦是當時所唱的校歌中『莘莘學生，親愛精誠，三民主義，是我革命典型，同學同道，以學以教，始終生死，毋忘今日本校』。……就是團結精神的根源」，讀此訓詞，可知黃埔創校時就有校歌，但我入校至離校，從未唱過此歌

，亦未見過此歌詞。於是我查閱先期同學「孫元良回憶錄」，其中「憶往懷故」一文有「政治部主任戴傳賢（季陶）先生，清超絕俗，溫厚近人」

。我們在校內，在軍中常唱的「三民主義革命歌」便出於戴先生的手筆。由是得知「蔣公所訓示「莘莘學生，親愛精誠」的校歌，就是戴傳賢先生作詞的「三民主義革命歌」。但為何以後竟被廢棄不唱？顯然因戴先生離校，政治部被共產黨副主任周恩來把持，此首歌詞，以三民主義革命為主題，所以被排除不唱。「唱歌」看來像是一小事，而共產黨却常作影響思想意識的大事，由此也可見共產黨陰謀的狠毒和深遠。

### 談戴笠將軍的名著：

中外  
文庫  
之

# 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 定價伍拾元

喬家才先生從事情報工作多年，他曾是北伐、剿赤、抗戰、戡亂時期的無名英雄，戴笠將軍極親密的

戰鬥夥伴。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足迹遍大河南北，長江兩岸，有數不清的英勇偉烈事迹，可歌可泣的經歷。本書收集喬家才先生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，包括：「空前國難」「華北之行」「陪都重慶

「太行兩年」「陝西緝私」「後套練兵」「太原肅奸」「將星殞落」等篇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。